

旅行

龔懷京



去年和今年我都參加了輝社部份同學的旅行團，和他們一齊渡過了幾天快樂的時光。二零零零年五月在上海集合，先去了杭州、蘇州後到黃山。二零零一年則是去了張家界，雖然每次都沒有走完全程，但已經是很不容易了。多年不見，再相逢真如在夢中一樣，要再有機會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。

我平生喜歡旅行，從小學、中學、大學到現在不知經歷了多少次，很多旅行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小學在四川成都讀的，每年學校都要帶我們去旅行，那時都是借卡車把學生帶去，這在四十年代已是很不容易了。我記得一次去新都桂湖，另一次是去新津，都感到很開心。在八十年代我再去看時，卻感到沒有甚麼可看的了。中學時代在培正上學也旅行了很多次，但全年級組織的只兩三次，其它都是班上或同學自己組織的。初二去粉嶺旅行，當時是陳永明老師做班主任，雖然我不認識其它班的同學，但還是很開心，跟着大家走了一圈後在一個小溪邊停下，一邊玩一邊拿出自帶的午餐吃。我喜歡拍照，去之前到照相館租了一個相機，拍了一些照片，至今對着它們回想當時情景，雖然已很模糊，但仍感到一絲快意。

中學旅行去得最多的路線應是九龍塘—獅子山—望夫石—紅梅谷—沙田了，早上開始爬獅子山，在望夫石為逝者難過，到紅梅谷野餐，下午去沙田，在等火車回去前也到附近走走，特別是那個廟〈不記得名字了〉更是每次都去，等回到九龍已是精疲力盡了。但這一條路線似乎是每年都走一趟，有時還會爬到獅子山頂上去，至今我到香港總要久久望着它，我真希望那一天能和同學們再去走一趟。

在香港最值得紀念的是畢業旅行了，在大嶼山頂的一個廟裡度過了難忘的三天。記得當時這個廟還是比較荒涼的，我們一下子去了約百人，真讓和尚們也高興。在那裡玩了一些甚麼都記不清了，只能對着一些照片去追憶往事。1986年我特意再去看一看，現在交通已很方便了，汽車直達廟門。而我們當時下了船還要走幾小時，上上下下夠累的了。但是整個廟都變了，我想去找我以前的記憶，但再沒有了，一切都顯得商業化，想找個老和尚問一問都找不到，使我失望而歸。

香港當時可旅行的地方差不多都去了。大埔墟、梅窩、清水灣、石澳……等等有一些地方跟着別人走，我根本不記得名字。

在大學階段有兩次大的旅行，一是在 1959 年暑假我一個人從廣州出發經鄭州，再去成都，在鄭州去鄭州大學拜訪了劉維漢老師，他的風度仍不改，還見到劉穗生，她是高二時隨父親回來的。幾年不見大家都非常高興。到成都去見了外婆，妹妹及一些親朋。從成都出來，就到上海見我的大哥，然後回廣州，前後約一個月。第二次是 1960 年暑假我參加一個旅行團，廣州—杭州—上海—北京—天津—武漢—廣州也費了一個多月，這是第一次跟着旅行團跑，去的都是學生。一切費用加起來只 140 元，不住旅館住學校，我們包了大半個火車廂，一路吵吵鬧鬧也夠熱鬧了。這次也是第一次體會跟團走的味道，地方去得多，甚麼有名的地方都看了，但也都不能細看。

畢業以後由於工作關係，我又跑了不少地方。天性好遊，所以每到一地，工作完後就打聽附近有甚麼名勝古跡、好玩的地方，大半個中國都跑遍了，遺憾的是有些地方去的太多〈如北京去了二三十次〉，而有的地方卻始終無緣相見，如新疆、西藏、雲南、福建等。工作單位也專門組織過幾次旅行，如桂林、海南等，也是由旅行社安排的，雖然比較舒服，但也不能隨心所喜的細看。

去年我有一個去大連的機會，是和太太一齊去看望在那裡工作的兒子，一個月的時間，把大連的好地方都遊遍了，但不累，一般是玩一天休息一天，好地方多去兩次，因此能細細領略。我以前去過三次大連，但以這次感覺最好，我想可能是隨着年紀的增大，已對那種“走馬看花”式的旅行不太適應了。我還是喜歡旅行，特別想和同學們一齊去，如果有可能，我更想和大家一齊在一個風景秀美的地方多耽幾天，既玩又能多聊聊，現在有些地方可以租房子住就更好了。我不知道有這種機會否，也不知有那些同學願意如此玩。

東拉西扯了一大堆，實際上我只是在回憶中翻來翻去，對真正的感覺卻想不出來，但也寫不下去了，只能到此為止。

